

馬平甫編

熱力療病法

康健書局發行

熱 力 療 病 法

馬 平 甫 編

康 健 書 局 發 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再版

熱力療病法

▲每冊實價金圓二角▼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編著者 馬 平 甫

發行人 陳 振 民

印刷者 康 健 書 局

發行所 康 健 書 局

電話八〇一四九

上海林森中路四三六號

翻印必究
版權所有
必究

熱力療病法目次

第一章 熱的治療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章 死光在醫學上的價值……………一七

熱力療病法

第一章 熱的治療

在現在的時代，尚有許多舊式與新式的醫生，對於黴菌病的治療，還在用着那些幾千年前巫醫方士所有的精力與邏輯；雖則現在的治療方法已比前合於衛生與處置得較為鎮靜，但其基本原理，總尚與前一致，認為病人身體以內的邪氣，必須驅逐出來。

這所說的邪氣，是指發熱而講的。但其實病人的發熱，是不需要醫生的憂慮以及父母的害怕的。可是一般常以孩子為念的父母，當一發現了他們孩子的身上微微地在發熱的時候，總是很心急地去請教醫生，而那些醫生呢，總也是照常的替他們開一個致瀉的藥方，或給他服幾包退熱的涼藥，要不然來用酒精磨擦，再後還把這孩子與外界隔離開來，而那些住宿學校的女總管呢，也一樣的，當他們發現孩子們偶然的發了熱時，總也立刻把他們送入醫院去，以為這是一種流行症，要傳染的。在孩子們到了醫院後，裏面去睡着幾天，幾個

禮拜，在那時候，那些不辭勞苦的醫生與看護，也照樣的替他們散熱，當熱度真的被驅散了時，他們也同那些巫醫一樣地停念符咒，放下鑼鼓。

自然，醫生與看護是在實習他們所學習的。他們最摩登的教科書，使他們固執着古代驅熱的學說。這也難怪，就是一般平常的聰明人，雖則他已從報章雜誌上對生理學已打好了一個鞏固的基礎，若是一個好問的孩子的母親去問他：爲什麼緣故一個孩子不可以發熱？不發熱時是好好的，一旦熱發得厲害了，要說亂話？而這些問題也正是那些醫生所不能回答的。他們同大多數病人都以發熱是病的開始，他們的錯誤的見解是：只要熱能退去，病就會好。但實際的情形，却往往不是如此。

現在西洋的最新的科學家與最新式的醫生發現，認定熱的本身，就是一位最好最有資格的醫生，而且不但是一個內科，並且還是一個外科醫生。有許許多多的事實證明，已給舊的觀念以一個有力的反駁，證明發熱絕不是病的一部份，而是病的初步療治。他們說：熱的產生，本由需要而來，乃大自然在許多情形下給與人們治病的要物。依據這個學理，人們

對於那些乏力，元氣衰弱，神經有病，被麻醉了的病人，這些人自然已不能在他們本身中發熱，而人們可以用人工方法使他們發出熱來，去自己醫治自己。

把發熱當作醫生，在世界各國，已有很長的歷史，不過那時醫學尚未十分昌明，熱的功
能尚微。像有用火山腳邊的泥堆，溫泉，熱水池，供作人們洗浴。也認這可以治療風濕病。在沒
有這種天然物的賦與處，人們也有用人工的替代物代的，像熱氣間，蒸氣浴，蒸氣室等，但過
去這些治療常是不通風的，令人不滿意而疲倦，雖則偶然間有把他們治愈了病的，但是大
多數總還是治不好。

在意大利曾經有一個 Leonarda da Vinci 的人，他聽到科馬湖中含有瘴毒的蒸氣，
治愈了一個患楊梅瘡的人，他把這事去加以研究試驗，寫了一篇文章，說瘴氣可以治療楊
梅瘡的。

於一千八百八十五年，德國有個叫 Wagner Von Jawegg 的人，他發現了一個精神
有缺點的婦人，因為生了一場重傷寒，發了不少次數的高熱，竟把她的精神病也順帶治好。

他把這種類似的事，記錄了十餘起，在當時他是受人嘲笑的。

再在德國有個瘋人院，不知怎的，有一回，全體病人都染着丹毒，於是都發高熱起來，幾乎把他們都熱死。但是後來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病人，是完全好了，托他們釋放了。其餘的也好了許多，有幾個已有一部份能自己照顧自己。可是那時候在那裏的許多醫生，都說這些人是發熱發好的，但是沒有一個想到這究竟是什麼道理。

但是在熱的歷史中，最令人喜悅而驚動一時的，總要算美國不藥治療學校裏所發生的事件，那事件就是這樣的：該校有個生理學家，他養了二十一、二隻狗在一個房間中，而又是一個個的狗籠，把牠們隔開的。這養狗間又與那個學校的中央熱氣間毗連的。這裏面的狗，都很強壯肥碩，牠們吃的都是化驗過的牛乳與食物。可是突然間傳染病發作了，每一隻狗都染着了疾病，而病狀又是十分凶惡，看來沒有一隻狗可以幸免於死。

事情是奇怪的，這偶然的故事，便成醫學界驚人的發現。時季是在很冷的冬天，狗都病倒了，都在很厲害的發抖。生理學家爲得可憐牠們，他把充滿着蒸氣的氣管通入狗房去，這

氣管內有着很大的氣壓，它的溫度，是足足能溫暖十個如養狗間大的大房間的。

在二十四小時以後，這生理學家回來，他本來想去開門的，但他還沒有用力把門拉開前，那頭門已被過度的熱壓所滾開，迎面而來的是一層灼炎的熱氣，他想，在這樣高的熱度中，病着的狗，一定是早已死了。但是這事件的結果，竟是十分相反。裏面一隻狗也沒有死。在昨日將死的狗，倒反而有幾分活的神氣了。有許多狗都吃起水來，吃得很多很多，只有很少數的狗還在氣急的喘息着，它們或許還有點不舒適，但是絕沒有不高興的表示。那位生理學家想，這二十四小時的經過這麼好！再來二十四小時也許會更好一點吧！

真的，第二天的成績更好了。在昨日還在喘息的狗，今天已是很興奮地在跳躍着：表示要出來，要吃水。昨日半死的，今天也會得舐水吃，牠們也想用牠們不穩的腳立起身來，跌倒了，再立起。及至第三日，一切的狗都好了。因此而建立了一個熱的史的記錄。而由這記錄才使人們想到人爲的熱，模倣自然熱，能治療許多人類的疾病。

繼後美國有位電學的專家，他試驗電的過度的短波於他助手身上，經他這一試驗，他

助手的溫度立刻升高一度至五度。於是他考究到熱的效用，認定這短波有被利用的可能，去建築了一個試驗室。他第一個被試驗的病人是害着很重的楊梅瘡的。他把這短波接觸於人身，短波即高度地集中了起來，溫度逐漸上升，由一度，二度，三四五繼續上升至一百另五度。

病人在試驗時，臉孔紅漲，滿身發熱，繼則頭腦昏去，便滿口胡說亂道起來。他出了很多的汗，吃了一杯又一杯的水，然後如失了知覺似的又像在休息似的睡着了。五點鐘後，病人醒了轉來，最令人滿意的是他報告說，他受過這試驗，並不覺吃力。不到一個鐘點後，熱完全退了，他就跑回家去。

這樣一天天繼續着治療了一個禮拜，病狀一天好似一天。然後再化驗他的血，看看他的血，究竟已到得怎樣。這位專家仔仔細細地把他的血取出來，試驗了又試驗，一禮拜後大規模的試驗了一次，六個月後再做試驗。每一次試驗的結果，都是一樣，血是清了，這可怕的疾病，終於被人造的熱所治愈。

又有一個美國熱學的專家，他想以一個普通入身上所發生的熱的效果去醫治他的風症。他用土耳其浴，日光浴，光線來做試驗，這試驗的結果是在試驗時，似乎覺得舒適些，可是過後效力又完全失去了。也許是熱度不夠高的緣故吧？他想。於是他又想到上面老婦人的故事，由於第一種病的發熱而治愈了第二種病。

他想得到更高的人造的熱度，於是他去做了一個配電盤。這配電盤是很靈活的。它能報告試驗室中的熱度，同時也能報告他的體溫的。假使他的體溫升高了，在規定度以上的十分之一度間，他可止住那電流；同時若是他的體溫降低了，在規定度以下的十分之一度間，他又可使電流復回。這是很合科學的，他能把握住他所需要的熱度。他要開到多少度，就是多少度。

他的規定度數為一百〇三度。他把那電流的指針撥到指定的度數後，就脫了衣服，睡在這房間裏。在他的旁邊，是一個對於電療試驗有興趣的醫生看守着。不到半個鐘點，溫度升高了，一小時內他就發狂熱，於是那醫生即把那開關止住。繼續的幾次試驗，也照這樣的

順利地進行了，不到一個星期工夫，風濕症竟完全脫體。

以後美國有更多更完備像這樣的治療室建築起來。許許多多的科學家都按此法治病。但是又有一個科學家起來了，他貢獻了一種叫『氣狀學理』的。他認為在一個治療室中，雖則要顧到熱度，但也須顧到空氣的度數。在試驗時，最先須把濕度減低，然後再增高，最後定四十度爲人身與空氣的相關濕度。這以後，許許多多無法藥治的病人都去試驗，得到了一個很完滿的成績。

在這許許多多病人中，最值得記載的，要算生無名中毒的那些人。無名中毒的病，婦人患的最多，有許多婦女，他們本來身體尙是健康，忽然間手臂刺痛了起來，又是發癢而發燥，如同燃燒似的。不幾天後，又背痛腿酸，病狀是隨着日子的增加而日漸劇烈的，先是手不能寫字，腳骨走路不穩，過後全身肌肉因收縮而發抖，頭會像生搖頭風似地搖起來，說話也變慢了。及至病狀播及全身，病勢也日益變壞。像這種無藥醫治的疾病，有的竟而因此殘廢了三四年的，都去受熱的治療而痊愈了。

此後這熱療法又應用去治肺炎得到的成績，又是很好。對於肺炎，凡是沒有心臟病及染有酒精毒的，都可治得。關於這，在一般只相信以藥物治病的醫生，絕不會想到這裏本來在靠着熱而維持生長的微生物，又可用熱去殺死牠們的。

至於自然熱療治人身的疾病，情形也與以上各種的人爲熱作用相同。原來在人身的血流中及機構中都是細胞，這些細胞的任務，是用以去打侵入的微生物與毒素的。它們藉血管的輸送，巡邏着警戒着，在人身的各部份不斷的奔波。

無論什麼時候，只要人們一旦被微菌侵襲了時，這些敏感的化學物，便立刻能被發冷而興奮了起來。繼着是發大冷與大熱，心臟跳得非常快，皮膚熱得如火燒，這些細胞是被調動了。如熱度發得愈高，其被徵集的細胞亦愈多，一直要到得身子的抵抗力與惡勢力相等時，或則是勝過了來進攻的微生物，熱度才會停止。其在作戰時，個個細胞是衝鋒陷陣的戰士，其作戰的情形，正像野蠻人與野蠻人的廝殺，勝者吃掉敗者。但是假使這人身中抵抗敵害的機械作用徵集不起來，或則是自然力被敵害物所挫敗了，那麼計劃失敗，熱也停止於

是疾病侵入人身，使人殘廢，使人死去。

人身之能保持健康，及克服疾病，其最要的手段即是抵抗力的召集。但是這些有抗敵性的細胞，又絕不是可由病人的意志去指揮的，而且它們還能在人身內自由生殖，並其繁殖速率，能比微生物的增加高出幾倍或數十倍。在其孵化的過程中，溫度是必不可少的；而這情形，也正同農人在雞箱中孵小雞一樣，非熱不行。這用以孵化作戰的細胞的熱，在我們人身上，就叫發熱。

同樣的情形，假使這能以抗敵的熱，在尚未把全數的抵抗細胞被徵集而動員前，用人工的方法把它遏止了，那麼微生物的隊伍即刻征服。假使這侵略者得到了勝利，病人不是殘廢，即是死去，而且還有，正在這兩方的軍隊交鋒時，還是需要溫度的助威與吶喊以保證得着勝利的。若是在這時，醫生反以冰袋，鴉片劑，溴化物，解熱藥等去使病人鎮靜，減低熱度，這無異於幫助敵人。只有極少數的病人，尚能在這嚴重的壓迫下，衝破陣線，僥倖的得到勝利。

平常一個十分康健與有力的人，他身上自能產生足夠的熱度，作爲一個有效的抵抗力以抵抗疾病。但是有許多人，他們是不能自己防禦自己的。像瘦弱的、疲勞的、食量不足的、有神經病的、有酒精毒的，這些人他們身上不能產生高熱度了，若是在某種情形下，他們尚能發出一點低熱，則可用人工熱去補足它。無論如何熱，用發熱去醫治病人，要比吃藥片、藥物及種植病菌好得多。

熱並且是最有生動力的刺激物之一，它能使分泌腺、神經、肌肉組織、神經中樞已滯鈍了的立刻再生出動力來。但又不似藥物的刺激物，要產生一種副作用與身體有害。在相隔的一定時間中，它能復發，但又不習慣。在發了一次二次熱後，人會覺得很舒暢，不但是身體上就是精神上也會覺得舒服些，總之，熱這樣東西，它的神通，經人們發現了後，已克服了許多無望的疾病，至於它的將來，必定更加沒有限量。

至於最近的人工生熱治療法，乃完全爲一種極有趣的試驗，其生效之速，幾乎令人不可思議。在受試驗的人，只要吸着了熱空氣，皮膚上一起反應，頓時間會起一種像是得救了

的感覺。病人一進去，就給你一層薄薄的汗珠。後則大汗淋漓，當即是一股輕快的氣柱——電風，即刻把你阻熱的一層汗剝去，因為不是如此，病人會覺着極大的痛苦與不堪思議的不適的。這樣。病人可繼續着受療治。其所感着的安適，會使你睡着的。

治療室與治療法最近也更有進步更加巧妙了。仔細的寫出來，就是這樣的：病人入了治療室，即把衣服脫去，裸體的睡在一舒適的牀上。室內設備，雖與普通浴室無異，但病人的頭，現在是露出在室外的。室外是氣壓重重的空氣，有搖頭風扇把你的頭扇得涼涼的，即有汗珠湧出，更有冷水給你擦消。而室內呢，也是重重的氣壓，但又是裝滿的熱度，熱則開足至一百另六度。

Kehering 即那個『氣狀學理』的發明者，（把那新奇學說引用到熱的治療上的人，）他以溼度百分之四十傾到病室中，認這個度數為人身與空氣的相關溼度，這樣的空氣，自比我們普通所呼吸的要潮溼。依他的設備佈置病療室，病人到了該室，即會有一層斑斑模糊的汗珠與小水點置於他的身上，當熱度在突然間高漲起來時，病人身上有這樣一

層緊緊的外衣，或會引起人們的憂慮，以爲病人已在非常的不適中；但他已早裝有一把搖頭電風扇，把裏面的空氣輕快地波動着，不斷地剝去這露水與汗珠所成的外衣，只要把這一張薄皮撕去了，病人的肺部與心房，就沒有壓力爲難了。

他又裝上一隻寒暑表與整溫機於病人的臂上，以測驗人身與房間所需的溫度。至於治療的時間，則依病人而定，起碼是二小時，最多亦不過五小時。普通一般，規定的溫度是一百零二至一百零三度；但是楊梅瘡患者，必開足至一百零五度。病人的旁邊，有一刻不離的看護陪伴着，留心照顧他的出汗，並隨時報告熱度的升降，二年來以這療法醫愈的與病人已不可記數。

美國又有一個叫 Borisokoloff 醫生的，他出版了一本書叫『生活力』，他是一個以體育來說明病原與醫治的專家。無論那一個醫生，只要是看過他的書的，行醫會覺得更加容易，手段也會更加高明。

在他這一部著作中的最要點，就是這樣：他說，人身在做劇烈運動時，因爲肌肉起收縮